

现代化研究丛书

# 交往与世界历史变迁

——18 世纪世界历史横向发展透视

陈雄章摇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 自摇序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环视当今世界，生息于地球上的国家和民族用“全球化”这样一个词，来形容彼此之间密不可分的整体交往关系。现代化的交往工具与手段瞬息间就沟通了天涯一方的社会，现代世界确实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一个密切交往的世界。

“交往”这个词，辞典很难查到，但使用的频率却很高，单凭这点，就值得对它进行研究。

本书的特点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18世纪这一特定的时段，将交往纳入全球性大转变的过程，进行宏观为主、微观为辅的研究。传统的交往研究，大多是从心理学、哲学的角度进行。在本书中，交往是作为一个历史学，特别是作为世界性历史学的一个范畴提出来的。据笔者所知，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交往，几乎还称得上是空白。

如此重大而又重要的学术领域肯定非为

笔者的学识所能承担，这里所做的仅仅是一种尝试，也就注定了其粗浅疏漏之处。然则任何一种科学研究也都得有人先迈出哪怕是错误的一步，如果由此能触发真正的学者、专家对此问题的关注和研究，称自己为此亦作出了贡献恐怕亦不为过。

本书的副题：“18世纪世界历史横向发展透视”，概括了本书的基本内容。交往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时间与空间的跨度很大，目前对它进行研究的时机还不成熟。将这一课题缩小到18世纪这一特定的时空范围内，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研究，具备可操作性。笔者深信，随着世界交往向纵深的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现实需要的增强，交往研究会成为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大课题，历史学界也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来共同研究这一课题。

本书分六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视角研究了18世纪的世界交往关系。

第一章，交往与18世纪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历史的思索。这主要是从联结为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角度探讨交往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交往的发展视为世界历史的横向运动主轴，与作为纵向运动主轴的生产力的发展，做了几乎等量齐观的考察。书中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说明交往是生产力发展的重大因素，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是各民族、各国家相互学习，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重要方式。16世纪以后，随着人类借助于海道而突破了世界各大文明区间的孤立与闭塞，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化，交往由此亦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到18世纪逐渐累积为质变性的力量，呼唤着变革世界历史的大风暴。不论是总结自海道大通以来的世界交往，还是开辟工业文明时代的交往新时代，18世纪都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第二章，大西洋经济交往圈：18世纪世界经济交往的核心地带。这主要是从经济交往的层面，集中考察了形成中的世界市场的核心地带——大西洋经济圈的经济交往内容、形式与特色。如大多数学者一样，笔者反对世界历史中的欧美中心论，但也认为形成中的整体性世界历史存在发展的重心。18世纪的大西洋两岸无疑是世界历史横向发展运动的重心。由国际性生产分工连结起来的欧洲、美洲、非洲三大洲经济交往网络，把大西洋两岸许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地区联系在一起，从而大大地改变了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书中从大西洋糖业经济生产圈这一微观的具体层面，考察了跨大西洋交往关系的运转方式及其对各地区的具体历史影响，不乏对传统世界史研究的质疑与再思考。

第三章，竞争：18世纪世界交往发展的基础形式。这主要是从世界历史的基本单元，即民族与国家的交往关系的层面，考察了这种交往关系的基本类型、发展特点和历史作用。书中重点研究的是常为史学界忽略的民族竞争这种交往方式。为此，选择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俄罗斯作为微观重点考察对象，试图抛开民族历史常戴上的有色眼镜，从结为整体的世界历史高度，阐述了彼得时代俄罗斯民族前进的主流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竞争，而非似乎已成定论的争霸与侵略。正是对民族竞争做出积极、主动、正确的反应，18世纪的俄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世界历史的巨人。本章立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复杂、多元，慎重对待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关系，与传统史学一刀切的做法有较大的差距。

第四章，冲击与反冲击：18世纪的东西方世界交往。这主要是从东西方两大世界交往的层面，对18世纪东西方世界交往发展的趋势勾画一个总轮廓和总线索。笔者并不认为18世纪的东西方交往只有西方一个主角。在18世纪东西两世界

的交往运动中，东方世界还拥有实力和主动权，具备对冲击者西方世界进行反冲击的能力。把大西洋两岸的交往关系简单地套用到东西方关系，实际上是对历史问题进行庸俗的简单化处理。共同建立于手工劳动这一物质技术基础上的东西方，均不具备根本改造彼此的物质力量。作为冲击者的西方世界深陷生产力不足与占领世界市场的矛盾之中。18世纪的东西交往，在创造这一矛盾的同时，也在积累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历史力量，西方世界的工业革命作为解决矛盾的方式出现于18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实是交往运动的历史必然趋向。

第五章，交往运动的产物：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考察。这主要是从18世纪世界交往的另一组矛盾，即西欧殖民主义统治与扩大交往的矛盾的层面，研究美国革命与世界交往体系的关系。18世纪，英属北美十三殖民地抓住大西洋经济交往体系构建的机遇，从广泛的世界交往中壮大了民族的力量。然而在重商主义理论指导下的西欧殖民国家对殖民地世界实施的垄断独占政策，使殖民地交往受阻，市场萎缩，由经济困境而引起的是殖民地世界民族关系、种族关系，国家和地区关系的尖锐紧张。殖民地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恶化和殖民地人民生活水平的停滞与下跌，从根本上阻碍了交往的扩大。美国革命作为解决世界交往这组矛盾的方式，揭开了重构世界交往新秩序的新篇章，因而在世界体系内引发了广泛的影响，也对世界交往体系产生了强憾的冲击力。事实上，对类似美国这样的世界历史运动产物型国家的研究，是绝不能离开世界历史运动这一大背景的。

第六章，机遇与抉择：18世纪世界交往大潮中的中国。这主要是从世界交往大趋势、大方向的层面，考察与研究东亚大国中国的历史趋向与选择。18世纪的中国是以康雍乾盛世的辉煌而载入民族史册的，而同时被载入世界历史史册的则是

背向世界、闭关锁国的国策。尽管错失了海道大通以来的很多发展机遇，但 18 世纪的中国仍不失走向世界、推进交往的大量良好机遇以及对机遇把握的主动权、选择权。世界在这个时代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它需要中国的愿望与行动，但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又不止一次地表达了它对世界变革的无知和无根据的自信。当中国在 18 世纪末丧失推进中国与世界平等交往最后一个机会之后，世界留给中国的主动发展权和空间已经很小。世界历史横向运动的规律一再证明，如果不像 18 世纪初俄国那样主动走向世界，那么必然像 19 世纪初那样世界主动走进中国。

以上就是本书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和观点。就个人的想法而言，是试图熔理论与历史研究于一炉。然而，就像所有读者共知的那样，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横向研究，不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还称得上是新事物，研究的难度非常大，既没有可资参考的研究框架，也没有大量可资利用的研究材料。18 世纪的世界，有二百多个国家、邦国、属地、八百多个民族，要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来，更是难上加难。但不管如何难，我们的世界史研究总得有人去尝试、去迈步、去摔跤……惟此方能前进。

本书的一些内容，曾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其中多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 and 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等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这就大大鼓舞了笔者将自己的学术思考较为全面地写作出来的勇气和信心。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宏观研究的层面比较多地引述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论，微观研究的层面则尽量采用自己收集来的材料。由于研究的幅面很宽，自己涉猎有限，因此本书的观点未必成熟可靠，仅限于提出一些基本问题而已，要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还有待有志于世界历史横向运动研究的同仁和读者的共同努力。

作为一名高等学校的教师，笔者时时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动力，那就是要给学生一些新的东西。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之间如今都处在不很景气的光景，如果我们再继续机械、教条地沿袭旧的理论框架、旧的课程体系、旧的内容结构，确实很对不起那些用血汗金钱来求购知识的青年学生。我更愿用这几年教学科研的心得为学生开放自我，走向社会与世界、参与激烈的社会竞争，提供一点作为一名教师的鼓励和支持。书中的很多见解和思路也称得上是我近 20 多年来世界史教学理论与经验总结。

本书只是选取了 18 世纪这样一个时段，世界历史上还有很多很多的时段需要研究，这里不妨引罗荣渠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一书序言中的几句话作为自己心迹的表白：

“倘能生存，当然仍要学习，继续求索……”

# 第一章 交往与 18 世纪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历史的思索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 一、交往在世界历史中 摇摇的地位和作用

### 1. 交往的内涵

为了从本质上把握交往这一世界历史的基本主轴，首先有必要弄清楚交往作为历史学概念的基本内涵。

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一本历史辞典收入了交往这个概念，并给予一种权威性的解释。尽管在今日的报章杂志中很容易见到“交往”这个词，也知道和某种接触、往来相联系，但《辞源》没有“交往”这个词的来源出处，《辞海》也没有这个词的释义，单凭这点，我们就不难想像人们对交往研究的忽略了。

交往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而存在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是这样解释“交往”的：

由于共同活动的需要而在人们之间所产生的那种建立和发展相互接触的复杂和多方面的过程，是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基本概念。近年来，在苏联心理学中，交往有发展为心理学的基础性范畴的趋势。俄语 **общение** 一词，没有完全与之对应的英语词汇，大致相当于英语的 **Communication**（沟通）。苏联学者认为前者含义较广，后者含义较狭。后者指人们之间的信息交流，是前者（交往）的一个构成方面，人们生活在一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与其他人发生一定的人际关系，进行一定的交往。人们的交往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之中进行的，它实现着这些复杂关系，是这些复杂关系的体现。<sup>①</sup>

根据该条目的解释，交往又可分为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从结构上看，交往可划分为沟通、相互作用、知觉三个方面，“总的来说，交往就是沟通、相互作用、知觉这三个方面的统一”。<sup>②</sup>从功能上看，交往具有三种基本功能，分别是信息沟通功能、调节功能、情绪沟通功能。除此之外，还有形成和发展人际关系的功能、使人们彼此认识和理解的功能、组织共同活动的功能。

其实，交往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使用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汇，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今天之所以表现出对交往的某种

---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心理学卷》，第157页。

漠视，在某种意义上是离开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人的实践活动。交往就是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和实践活动而进入唯物史观的。它是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不同实践主体之间以变革世界或生存环境为目的，通过相互沟通、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彼此改造等形式而展现出来的实践活动。正因为如此，交往是唯物史观中含义很广的范畴，除了主体间生产关系的内容外，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民族等内容的交往实践活动。马克思在 1846 年 12 月 28 日致安年科夫的信中写道：

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 [Commerce] 方式不再适合既得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它的最广泛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一样。<sup>①</sup>

这里提到的 Commerce 和 Verkehr 的最广泛意义，可以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有关交往的论述得到理解。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使用了诸如世界交往、个人之间交往、普遍交往、民族内部交往和外部交往、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等概念。这些概念可以比较肯定地说，至少有两层意义，其一是较狭义的，主要指生产过程中由所有制的性质和分工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其二是广义的，涵盖了类似于交通、运输、商业、金融、贸易，甚至男女两性交往和较全面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内容。

在唯物史观中，交往又始终和“世界历史”这一特定的历史概念相伴相随，它是世界历史运动的主轴之一。历史首先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21 页。

是人类自身交往的过程，是劳动创造了人，人在劳动中的互助合作构成了交往的最早形式。人类交往范围的不断拓展，交往内容的不断增多，交往形式的不断丰富，这些都构成了历史由民族的、区域的、原始闭关自守的历史向全球性的、开放的、整体的世界历史转化。马克思与恩格斯写道：

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个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愈来愈扩大，各个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抽象行为，而是纯粹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确定的事实，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一事实。<sup>①</sup>

由此可见，唯物史观中的交往原则是主体和客体交互关系中的中介范畴，是实践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拓展和延伸，主要是从历史运动主体的活动空间及其活动形式来对历史主、客体的实践原则作具体的解释，因而是唯物史观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40页；第51-52页。

简而言之，历史学上所说的交往就是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或国家、或民族、或……）摆脱自身孤立发展的状况，与其之外的事物世界建立的往来，是“世界历史”发展最一般的、最基本的要素。再通俗点说，就是通过历史横向发展所表现出来的基本内容与基本形式，是人类横向的历史实践活动。

唯物史观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sup>①</sup> 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所谓的“世界历史”，绝对不是互不关联的各民族、各国家的历史简单相加而拼凑出来。真正的世界史，不与人类历史同时开始，而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即包括横向交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出现超越各民族、各国家之上的世界性整体发展史时，这个整体性世界的发展历程才可称之为世界历史。由于整体性世界的基本前提是生存于全球的各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广泛的往来，即普遍的交往，因此交往和世界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成了研究真正的世界历史，即联系性的、整体性的世界发展历程的重要课题。正如巴勒克拉夫所写的：

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决不只是综合已知的事实，或根据其相对重要性的次序来排列的各个大洲的历史或各种文化的历史。相反，它是探索超越政治和文化界限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关系。<sup>②</sup>

交往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在古代世界，各民族、国家以农业为本，自给自足，各守其土，因此在世界历史的起步和迈步阶段，民族、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多以王朝间的礼尚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60 页。

<sup>②</sup>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58 页。

来、抢疆掠土式的军事暴力交往为主，没有远程对外往来和经济贸易扩张的内在要求和根本动力，交往在那时表现出了它的区域性、间断性和内容的单一性特征。16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西端的发轫和勃兴，夺取原料和海外市场的需要使新兴的资本家奔走于全球每一个角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交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交往如同雷霆万钧的冲击波，荡涤着全球处于孤立、闭塞状态下的每一个民族与国家。只有通过交往走上富强之路，才有世界整体中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平等。于是，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以先进者为榜样，利用各种方式消除阻碍交往的各种壁垒，推进与世界整体中的各民族、各国家间的交往，共享人类共创的文明成果。正因为如此，交往就开始具有全球性、普遍性和内容上的多线性。

在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网络缠绕的环球世界整体中，一存俱存、一亡俱亡的历史同步性尤为显著。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向我们表明，任何民族与国家无论由于什么原因，也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凡是没有卷入普遍交往大潮中的，迟早要尝到锁国闭关、孤居一方的苦果。前资本主义时代亚非不少古典文明的先进者和代表者，正因为自视一体，无求于他，把自己密封起来，继而步步丧失了原先的领先地位。而积极投入交往漩涡，追逐交往巨浪的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民族与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分享了交往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或许这就是交往这个词隐藏最为深刻的历史内涵。

## 2. 交往的形式、内容和作用

人类历经漫漫数百万年才形成的世界历史，也就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世界发展历程，虽然其中充满着机遇、偶然性和发展的多线性，但其运动的基本格调是规律性。世界历史运动的规律性集中表现于它紧紧地围绕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发展这

两根中心主轴向前运动发展。

在世界历史的坐标轴上，生产力的发展表现为历史的纵向发展运动，交往的发展表现为历史的横向发展运动，二者互为动力与因果，共同促进世界历史的运动。对生产力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并不陌生，而对交往则不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弄清世界历史的这一横向轴的形式、内容和作用。

首先从交往的形式上看。

在世界整体的发展历程中，交往被赋予多样性的品格。但在多样性的背后，近代世界的交往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的交往，一种是和平形式的，另一种是暴力形式的。

由于长期受极左史观的影响，我们的世界历史教学与研究很重视作为民族与国家关系中的矛盾与斗争，对发展水平迥异、意识形态相左的民族与国家间的和平往来很少涉及，这是明显违背历史事实的。纵观世界历史，追求和平交往是人类共同天性之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后的几百年历程，真正战火纷飞、杀戮战场的内容不多，所占时间也不长。而且事物的两面性告诉我们，越是有战火，谴责暴力的呼声就越高，就越易于促成和平交往的条件与环境，人类为和平交往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及其积累的历史智慧无疑在驱动着世界历史前进。

在整体世界的交往中，暴力交往以和平交往所不具备的冲击力表现出了其在历史上更为显著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虽然人类在十五六世纪后共同迈向整体的世界历史之路，但在此之前各文明区域、各国家和民族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宏观上看，世界可划分为两大发展地域，偏南的欧亚大陆加上北非是农耕畜牧文明地带，而美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澳洲、偏北的欧亚大陆则基本上处于前古典文明、前国家阶段。就交往而言，生产力发展水平不一的各民族、各国家在横向交往汇合时不可能真正平等地、和平地交汇，因此汇合充满

矛盾、斗争、暴力实属一种历史的正常。只要纵向发展水平存在距离，就必然有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描绘的那种历史图景：

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使一些人成为人，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sup>①</sup>

第二，世界历史时期的交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资本主义的交往规律，谁都无法否认，资本主义的交往是用血与火开道的。这就赋予世界历史时期的交往比此前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具暴力的形式、内容和色彩。

其次从交往的内容上看。

交往在世界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全球性、普遍性特征是和交往内容的多线性密切相联的，交往内容的多线性可从这几方面去看。

第一，人类文明活动空间的拓展。表现为人类文明活动范围永无终止的扩大趋向，从物质领域上说，就是由陆地到海洋，由天空向太空，从亚洲、欧洲、非洲到美洲、澳洲、南极洲，从地表到地核，表现出人类探索大自然的不停歇精神。从精神领域上说，就是对各种精神领域和境界的不断探索和发掘。未知物质和精神领域在人的作用之下的拓展是交往扩大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创造力在空间范围里的延伸。

第二，经济的交往。这是世界历史时期交往的最根本内容和基础。表现为各民族、国家间经济联系网络的建立，民族与国家间的生产和消费借助于世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彼此依赖和相互联结。经济交往的核心是世界市场的出现和形成。因为只有在各地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广泛分工的基础上形成

<sup>①</sup> 《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2页。

世界市场，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地区的、民族的、国家的相对孤立闭塞的发展状态，引导各文明单元向开放的、联系的发展状态转化，从而在全球舞台上最终形成永远无法再割断的联系，使全球各文明单元共同围绕世界市场这个交往轴心展开全方位的交往。为此，恩格斯写道：

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的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个国家的事变的影响。<sup>①</sup>

在人们所熟知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清楚地表达了世界市场在经济交往中的核心地位：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368 页。

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①</sup>

虽然世界市场只是世界经济交往体系中的核心部分，尚不能代表全部的经济交往。但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各文明单元之间其他方面的交往必然随之发展起来。这样，原先只在相对狭小的地区社会、民族社会、国家社会中存在的各种交往关系，包括经济上的贸易、分工等，就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而在多层次上以各种形式在全球大舞台、大范围、大社会内滋生和表现出来。历史才真正具备从根本上转变为世界历史的条件。

第三，政治的交往。近代世界政治交往有三方面的基本内容。其一是殖民帝国的建立。通过征服建立殖民帝国是古代世界常见的政治交往内容，但古代世界通过征服建立起来的政治联系往往又是表面化的，难以持久和巩固。亚历山大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都使一些地区、一些民族同处于一个国际权力的统治之下，但征服民族及其地区同被征服民族及其地区的物质生产和消费基本维持了原样，与外界的隔绝状态没有根本性的打破，自给自足的村社制度和以农为本的经济仍然基本无变动，国际权力之下各地区、各民族那种老死不相往来、活动天地狭小的格局依旧。其根本的原因是古代世界的殖民帝国几乎是纯政治性的，缺乏经济的物质支撑，使一些已具有一定“世界性”意义的殖民帝国在经济物质的制约之下始终无法迈向真正世界性意义的国际政治权力。16世纪以后建立的殖民帝国是和滋生中的世界经济相联系的，有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市场的物质力量，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广度和深度已不可同日而语。在物质武器的有力支持下，一些民族，主要是西北欧先进的资本主义民族，具有了根本改造世界政治格局的能力，

<sup>①</sup>《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